

新馬早期作家研究

(1927-1930)

楊松年



新馬文學論叢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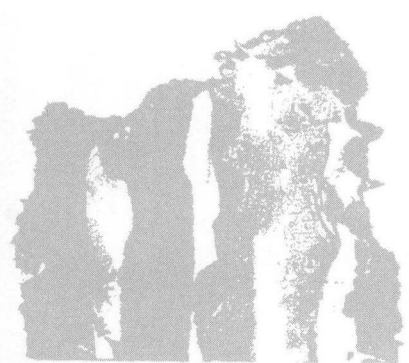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新馬文學論叢 6

新馬早期作家研究

(1927-1930)

楊松年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新加坡文學書屋
聯合出版



新馬文學論叢

策 劃・蕭 滋 陳松清

新馬早期作家研究 (1927—1930)

責任編輯・忠 揚

封面設計・黃意會

書 名 新馬早期作家研究(1927—1930) (新馬文學論叢6)

作 者 楊松年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新加坡文學書屋

香港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新馬版發行 新加坡文學書屋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994 Bendemeer Road #04-03

Singapore 1233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 次 1988年10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39×203mm)192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0643·5 (香港版)

ISBN 9971·975·23·8 (新馬版)

© 198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The House of Literature (Singapore)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作者簡歷



楊松年。一九四一年出生。一九六三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一九六八年獲英聯邦獎學金至香港大學攻讀中國文學批評。一九七〇年獲得該大學碩士學位。一九七四年獲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獲英聯邦研究金在英國倫敦大學研究近一年。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楊君曾出席多次大小國際學術會議，發表有關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與新馬華文文學論文多篇。在教學工作外，曾擔任第一屆新加坡文藝研究會會長、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文藝作品編審委員會主席。現任全國“職總”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集主持人。著有《新加坡早期華文報章文藝副刊研究（一九二七—一九三〇）》（與周維介合撰）、《王夫之詩論研究》、《戰前新馬文學所反映的華工生活》、《戰前新馬報章文藝副刊論析（甲集）》、《新馬華文文學論集》與《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等書，前者獲得一九八二年度新加坡書籍理事會書籍獎。楊氏曾獲新加坡總統封頒“公共服務獎章”（簡稱PBM）。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頒賜勞動節“工人之友”榮譽獎章。

目次

研究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新馬作家的意義·····	1
主張南洋色彩文藝的張金燕·····	23
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鐵塔的曾聖提·····	38
主張同情與反抗的許傑·····	53
致力於文學批評建設的陳鍊青·····	74
要把文學納入史流的曾華丁·····	103
立志開墾文藝荒原的吳逸凡·····	115
鼓勇前進創造新生的竇秦白·····	124
滿腔文藝情熱的汪開競·····	131
擅寫社會小說的吳仲青·····	143
高吭革命文學的羅依夫·····	151
內心矛盾交集的黃征夫·····	159
孜孜於文藝耕耘的林雪棠·····	167
才高文秀的曾玉羊·····	176
後記·····	183

研究一九二七——一九三〇年 新馬作家的意義

戰前新馬華文文學的發展，出現兩個高峯時期。第一個高峯是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間，那是一個提倡文藝必須具有南洋色彩與新興意識的時期。另一個高峯是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間，那是一個鑑於日本揮軍中國，中國面臨存亡絕續、羣情爲之鼎沸的時期^①。

本書主在分析第一個高峯時期的作家及其作品。

新馬華文新文學濫觴於一九一九年十月。《新國民日報》副刊《新國民雜誌》的創刊，可說是新馬華文新文學的發端。然而，早期的文學副刊，僑民意識極爲濃厚，作品的格調不高，舊文學的勢力仍極強大；相反的，新文學作品中有不少是中國作家作品的剪稿，即使有本地作者的作品，程度還很低^②。一九二五年七月《新國民日報》副刊《南風》的創刊，擺脫了過去的副刊依賴剪稿或文言白話兼收的情況，而以一個全部刊登新文學作品的姿態出現^③。同年十月由《叻報》創設的副刊《星光》，編者更表示有意刷新南洋文壇的決心^④。然而，在這段期間（一九一九——一九二六）所創設的具有文藝性的副刊不多，只有《新國民日報》的《新國民雜誌》、《小說世界》、《婦女世界》、《詩歌世界》、《戲劇世界》、《沙漠田》、《浩澤》、《南風》、《學生文藝叢刊》等；《叻報》有《文藝欄》、《叻報俱樂部》、《星光》等；《南洋商報》有《新生活》、《商餘雜誌》、《學生文藝周刊》等。以上是新加坡的情形。馬來亞方面，副刊更少，只《檳城新報》有《小說》欄，《光華日報》有《華僑俱樂部》、《筆餘墨瀋》、《光華雜誌》、《明新周刊》等。活躍的作者也不多，較常見的只有陳桂芳、楚卿、郭樂仙、玉貞女士、李西浪、林穉生、林獨步、拓哥、譚雲山、周鈞、鄒子孟、段南奎、吳仲青、禾草、學尼、何采菽等人。

一進入一九二七年，新馬文壇就呈現空前的熱鬧。在出版方面，副刊之多，非這之前所可比擬。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間，由《新國民日報》創設的具有文藝性的副刊，就有《荒島》、《瀑布》、《昶旭》、《草野》、《前景》、《現代青年》、《劍光》、《南華》、《友聲》等。此外，亦有為數十個包含有文藝作品的學校副刊^⑤，而在一九二七年前創設的《新國民雜誌》、《小說世界》、《詩歌世界》、《戲劇世界》、《婦女世界》、《學生文藝叢刊》、《沙漠田》、《浩澤》等在這期間仍繼續發刊。《叻報》新的文藝副刊有《椰林》、《荒島》、《流產》、《奠基》等；此外，還有綜合性的《華中校友會刊》、《閑暇》等副刊。《南洋商報》新的主要文藝副刊有《洪荒》、《文藝周刊》、《曼陀羅》等，《商餘雜誌》也在這段時期繼續出版。《星洲日報》亦在這時期創刊，並推出《野葩》、《繁星》、《流星》、《墾荒》、《文藝工場》等。《民國日報》有《新航路》、《公共園地》，而《總滙日報》有《總滙副刊》。可說得上是琳琅滿目。馬來亞文藝副刊的出版情況並不弱於新加坡，特別是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為止的兩年多期間，當林浪瀾主編《南洋時報》時，檳城文藝副刊的蓬勃，使新加坡深感不如。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間，檳城《南洋時報》所推出的具有文藝性的副刊計有《綠洲》、《荔》、《杭育》、《洪荒》、《荒原》、《怒濤》、《八月》、《海絲》、《混沌》、《野馬》、《星火》、《詩》、《鬍髯》、《微光》、《南洋的文藝》、《玫瑰》、《喇叭》、《血濤》、《沈波》、《濤聲》、《心弦》等。此外，亦有一些刊有文藝作品的學校副刊。《光華日報》雖於一九一〇年創刊，但一九二七年以前的這份報章經已失佚，在這期間該報推出的副刊計有《光華雜誌》、《帆聲》、《燈塔旬刊》、《孔明》、《頑石》、《一葦》、《路政》、《蛻變》、《戲劇》、《絕緣迴綫》、《檳風》、《南國的雨聲》、《荳蔻》、《摩洛》等。《檳城新報》也有《椰風》、《狂濤》、《浪華》、《現實》、《倒霉專號》、《關仔角》、《碧野》等。《中華晨報》有《南針》文藝副刊與綜合性副刊《羔咿店》。在吉隆坡，《益羣日報》副刊《枯島》的創辦掀起了中馬的文藝活動。此外，該刊還有《一羣》、《現代學生》等副刊。

而活躍的寫作者較一九二七年前也有極顯著的增加。在新加坡

常見的作者有蓉女（寶秦白）、張放、王元良、曾聖提、曾華丁、熹然、張金燕、黃振彝、法雨、L.S.女士、鄭文通、何采菽、陳鍊青、袁虹、張楚雲（郁如）、何暢秀、巨鱷、曾玉羊、吳仲青、紫微、黃征夫、連嘯鷗、流冰、依夫、吳藝草、曾銳等人。在馬來亞，常見的作者有汪開競、朱冷夫、溫志新、陳舊燕、林姍姍、一工、洗凡、文子慧（文陶）、林雪棠、陶醉、幽野山松、楊實夫、孫藝文、饒百迎、李樹梧、幼青、逸凡、黃亮、汪開明、羅道雲、一萍、許陽山等人。

除了文藝性的副刊之外，文藝雜誌期刊的出版也勃然興起，在新加坡有陳鍊青等主持的《曉天周刊》，黎螢社出版的《黎螢月刊》等，而《消閑五日刊》等也附有文藝作品。

鑑於當時的副刊出版的活躍，文藝作者與作品的衆多，形成了新馬華文文壇空前的熱鬧，因此，我選取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間的活躍作者作為研究與分析的對象。

* * *

一九二七年前副刊編者，僑民意識非常濃厚，如張叔耐的《新國民雜誌例言》表示：

……眼前我們報紙上應當講的，是極要緊極淺顯的話頭，因為國家已在實在危險的地位了，所以要講愛國，將這兩個字來喚醒民心。⑥

《叻報》的《文藝欄》有意介紹本地人物，目的在“表現於國人之前而為後進之模範”⑦，都是這種意識的顯現。一般上，編者或多止於希望介紹新文化、新思想，以改善民生、民權。如《新國民雜誌》的《出版宣言》云：

……論宗旨。首重民權方面。……⑧

《南洋商報》副刊《新生活》的發刊辭亦云：

……凡要改造什麼事實當以改思想入手，我們設此《新生活》一欄，介紹些新文化，正為打破謬誤，改革舊思想，促我們從速覺悟，去度那新的生活，適應新時代的生活。……⑨

或關心南洋文學，有意改造南洋文壇，重新估定南洋社會的價值，如《叻報》副刊《星光》編者段南奎云：

……我們本着評判的態度，來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價值。

我們願改造南洋的社會，我們願澄清南洋的思想，我們願刷新南洋的文壇，我們願詛咒黑暗的舊時代快去，我們願祈禱光明的新時代速臨。……^⑩

另一編者鄒子孟亦云：

南洋的文壇，充滿着依樣畫葫蘆的新八股文。

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大家集在星光下，雖然是沙沙的噪音，吶喊驅逐一切惡的魔、善的怪。……

今後本刊的態度，是把南洋的社會，重新估定。

今後本刊的態度，是驅逐黑暗，創造光明。^⑪

因此，那時候的作品，多在暴露舊式買賣婚姻的痛苦，封建社會婦女地位的低落，被販賣南來的豬仔的非人生活，流浪者內心的徬徨與離鄉思母懷友的憂傷，基調較高亢的，則歌頌天的崇高，海的偉大而要把自己的心結成汪洋萬里的海潮，而用火種來溫暖整個世界^⑫。

一九二七年以後，寫作者的心態有了進一步的轉變和發展。當時的寫作者有來自四川的，有來自湖南的，有來自江浙的，但多數來自福建、廣東兩省，也有一些是在新馬出生的。他們懷着滿腔文藝的熱情，面對尚待開伐整頓的新馬文苑，以果敢與堅決的態度，表示獻身墾荒的決心。活躍的寫作者們分別組織聯絡起來，向報館商借副刊版位，編選刊載文學作品，大展身手。如向《南洋商報》商借版位出版副刊的有：張放、竇秦白、曾聖提、曾華丁等人的《洪荒》，鄭文通、羅依夫等的《曼陀羅》；向《南洋時報》商借副刊版位的有：汪開競、幽野山松等人的《玫瑰》，李樹梧、放生等人的《八月》，一工、洗凡等人的《荔》，溫志新、駱世生等人的《微光》，吳逸凡等人的《荒原》等；向《新國民日報》商借版位的有：張金燕、黃振彝、L.S.女士、法雨等人的《荒島》，李克希、陳雲彩、何采菽、鄭文通等人的《綠漪》，陳雲彩、鄭文通等人的《瀑布》等；向《叻報》商借用版位的有：張金燕、黃振彝等人的《荒島》，依夫與梅子的《奠基》，華僑中學學生會的《流產》等。

金惠吾（汪開競）曾述及當時的情形說：

……當年《南洋時報》的許多副刊，都是由那些愛好文藝的朋友們編輯的，但若沒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或條件，當然不可能期望他們會作如許大的努力。……這些搞文藝的朋友們，……往往同一間學校的幾個同事，合

作出版一個刊物，再拉攏外面幾個作者，便不慮稿子缺乏了。好像《荔》、《濤聲》、《混沌》的情形，都是如此。《八月》的作者雖有廁身商界的，但他們都住在同一個區域，而且又是時常會面的。⑬

向報章商借版位，也要碰上主筆是熱心文藝的才能如願。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間《南洋時報》文藝副刊之所以如是蓬勃，就在於其主筆林浪瀾的豁達態度。林姍姍在一九三〇年曾談及當時的情形說：

南洋檳榔嶼一副刊量最（發）達的時期，是在二年前後林浪瀾先生主任《南洋時報》編輯部的時期。那時候在他報紙底副刊竟有三十餘種，其中由浪瀾先生自己編的有《綠洲》、《杭育》二種，餘由各文藝團體或幾個嗜好文學的朋友組合起來出了一個副刊，如荔社的《荔》，洪荒社的《洪荒》，同善校友會的《微光》，還有……許多名目記憶不清，都有很好的作品。⑭

而碰上主筆或報館負責人不提倡文藝的，就得遭遇種種的挫折。如林浪瀾於一九二九年底離職，他所扶携的副刊就面臨停刊的命運⑮。當時參與副刊編輯的寫作者自然承受沉重的打擊了。如《荔》的《臨別贈言》云：

老夫先天不足，入世變孱弱不堪，更因營養不良，每多疾病。是以自存生以來，從無半點豐姿，可邀時鑒。繁華世界，未曾出過一次風頭，甜蜜情場，更未嘗過一番滋味。貌既醜陋，才又凡庸，加以家道貧寒，資身乏策，人情冷薄，託足無門，有生若此，不如其無！我今去矣，從此披髮入山，訪求點金之術，不再覲顏於世，徒為吝嗇之人。惟望後起之英，當以前車為鑒，須知文字無靈，金錢有力，著書萬卷，何如積產一金，苟囊橐未豐者，幸勿率爾操觚也。……⑯

《海絲》編者的《最後的幾句話》亦云：

親愛的海絲呵！

別了，莫留戀吧，

我們的樂土，

原在那人烟不到的另一個天國。⑰

《玫瑰》的編者也在《玫瑰結尾》表示：

南洋的執筆者，除去專門職務外，想靠文章來維持生活，最是辦不到的事情，作者苦苦地寫成一篇文章送在報上去登，假使幸運地蒙主筆先生垂青而刊出，已經是一件榮幸的事；而除此之外想希望領得一筆稿費，我

想縱使主筆先生肯答應，恐怕後台老闆也不會使一張一張的鈔票送入作者的手中。不僅不肯，……作者要出一個刊物，先須預備一筆印刷費，不然，這些稿子便無從刊出。

……《玫瑰》沒有資本，伊的朋友也是如此，於是，墓地築好了，只等一個個地送終，《玫瑰》可算是最後的一個。

……我們受了這一次的經驗，至少可以相信依賴人體維持自己的生命，是靠不住的，而突然的打擊，是那樣的殘酷、狠毒，將使我們永感不忘。⑮

憤慨失望之情，可說溢於言表。在報館的阻撓下，於是有些作者，被迫將副刊移至另一報刊繼續刊登。如《南洋商報》的《洪荒》移至《南洋時報》續刊，《新國民日報》的《荒島》移至《叻報》。遷移當然是不得已的。面對不得已的遷移，寫作者內心的惶恐不滿可想而知。《洪荒》編者在《洪荒寶號遷移廣告》文中曾如是表露：

遷到檳城，未必大吉。總之，因為已經決定遷了，遷到大吉，固是求之不得的；遷之不吉，也就由他去罷。我們目前的大欲，也止於要給目前的《洪荒》灌溉一碗續命湯，省給肥腦袋的一點爛牙的苦笑而已。

去罷《洪荒》！——檳榔叢青之內，山間之魍魎，與夫水澤之精靈，或將給你以同情與慰藉罷。⑯

停刊或遷移的失望，實際上是對文藝出版工作懷抱無限熱心與希望的反映。從另一角度看，當這些作者獲得報館同意提供版位給他們出版時，他們是那麼雀躍地提出出版的宏圖與理想。如《詩》的發刊詞如是歡呼道：

地球能毀滅，
人心能沉沉，
但詩也，詩也，
你永生，永生。⑰

《野葩》的編者表示了欲培植新華文藝之花的努力：

我們決不因了悲哀、憤怒、愁恨、苦痛——而灰心，我們掙扎着、企求着，看哪！那終受摧折底橫陳前面的荒野上，正開放着一枝苦悶的濕雲之下的星華文藝之花，它是為着大眾的需要而生長的。

現在，我們把它移植到這個大眾的園地上來，任你們鑑賞也吧，憎厭也吧，我們今後只期多多努力，多多培植呵！⑱

寫作者們深切地了解到，新馬文壇是一塊尚待開伐的荒地。因此，他們也把副刊定名為《荒島》、《荒原》、《枯島》、《墾荒》、《洪荒》、《混沌》等。對着這片荒地，他們雖然略感落寞，但却表示無比的開墾的決心。《枯島》的編者許傑表示：

人間是一座枯島，我們須用文藝的鋤頭去開墾它。人類的心田中滋長着的是一叢荒草，我們須用科學的鋤頭去鏟除它。②

《荒原》的編者吳逸凡也說：

我們的刊名《荒原》，因為荒原是我們目前世界的象徵。

.....

……《荒原》又象徵着“開拓”，開拓廣袤的草野，變為都市的繁盛之區。我們不顧自己的能力有多少，但決不停止同類要求的生存。或者已講不上牛羊，然而我們始終是荒野上的螞蟥，自願做一個螞蟥，永不在自己艱苦的生命行程上荒廢自己的任務。③

《墾荒》的發刊辭也說：

目前，這兒的文藝的園地，正像未曾開發以前的荒島一樣，還是一片蕪原。

橡林裏偶而透出一絲絲的微光，椰影下只印着漆黑團團，看不見月亮，只有椰梢橡隙裏微露着幾點疏星，棲息於斯的人們，有的甜蜜地睡着，有的只是蹣跚而徬徨。也許有時發出些微的聲響，鼯息畢竟是掩着了伊人的悲涼，隱蔽了伊人的痛創。

所以醒覺了的意德沃羅基底燈塔應該放射萬丈的光芒，照出一條人們應走的大道皇皇。

文藝是意德沃羅基底一部門，所以，現在我們是應該繼承着先人的創造力在文藝的園地裏去鋤犁，去播種，墾荒的艱難的工作便加在我們的身上。

在這種艱難的工作底過程中，即使驕陽當空，揮汗如雨，即使風雨交加、灑淋不輟，我們也要不斷地一鋤一犁地工作。這是我們的職志。這樣，我們便把開始的《墾荒》和讀者見面。

.....

朋友喲！來！來！我們一齊來墾荒播種！把文藝的園地，培植繁茂起來。④

然而，他們並非只是埋首於開墾的工作而已，令人可喜的是他們深切地認識到在新馬發展文藝，應有新馬文藝的特色。他們稱之為地

方色彩或南洋色彩。早在一九二七年初創刊的《荒島》，當幾位發起人聚在一起商量這份副刊的特色時，就表示“打算專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藝裏去”²⁵，而之後在執行副刊的編輯時，編者黃振彝就不時在編後話，呼籲寫作人多寫具有南洋色彩的作品²⁶。發刊人張金燕的態度更是積極，在理論上，他發表了《南洋與文藝》、《談談南洋的文藝熱》等作品，確定南洋色彩文藝的價值²⁷。例如《南洋與文藝》就探討了南洋文藝的背景與取材的問題。文中張氏表示：南洋的華人花費了心血，建造了學校，教育大眾，可是所寫出來的文藝作品，所描寫的背景故事却都不是本地的，是令人痛心的事。他認為：作者既然能夠把異地的景物優美地表現出來，沒有理由不能以同樣的手法把本地的景物表現描繪出來。他表示：南洋有取之不盡的寫作材料，只要大家大膽的、努力的描寫，南洋文藝定能放出異彩²⁸。張氏極強調南洋的觀念，在文章開首，即鮮明地表示他與南洋的關係：

我雖然不是原完一個漂蕩南洋有名的馬六甲海峽的椰果，……但我的皮膚遺傳有祖宗舊衣裳，而黃薑、咖喱把我腸胃腌實了，因此我對於南洋色彩濃厚過祖宗的五經，飲椰漿多過人禹治下的水了。

《枯島》編者許傑支持文藝作品必須具有南洋色彩的見解。他說：

文學是要有地方色彩，譬如我們一說到南洋，便覺有椰林、高樹、曠野、草屋、牛車等等徊現在我們的腦際，如果作者能夠把這種地方色彩捉住，表現在文藝裏，那便是絕好的文藝了。²⁹

又說：

……南洋有南洋的歷史、風俗、人情、風景、作者不要何如窮搜遠處，是俯拾即是的東西，譬如土人底情形，土人底戀愛、情歌、生活等等，中國人在這裏的生活情形等等，各色人在這裏的措施影響等等，都是絕好的文學題材。³⁰

一九二九年初，新加坡《南洋商報》也以積極的態度要求建設南洋色彩的文化。該報是年的新年增刊，主筆汪頌魯就曾在刊首語呼籲：

我們不能以為南洋氣候的酷熱，文化開啓的落後，便不思勇往前進，任這荒炎的李洋，永無改進的希望。應得盡我們的力量，興奮的灌溉這荒炎的李洋，使他漸漸有文化的孕育，以期將來開放鮮艷的玫瑰花朵。³¹

大男（曾聖提）也在增刊中發表《南洋文藝》一文，文中糾正了南來

的文人對南洋的觀念，而明確地指出：

南洋究竟有沒有文藝之宮，究竟可否建立文藝之宮，或南洋究竟有沒有文藝可以尋訪？我欲登高疾呼，昭告海內外之愛好文藝之青年曰：南洋乃現代文藝之寶庫，她乃取之無盡用之無竭的文藝之源泉。

在建設南洋文藝方面，他建議可以從兩方面入手：

1. 探訪馬來人的文化；
2. 描寫華僑及其他人種的生活。^{③2}

文章發表不久，該報闢設《文藝周刊》副刊，該刊的宗旨是：

這個刊物無特別使命，她只想在萬里炎陽的熱國，找尋一些土產土製的糧料，她雖不想尋找鑽石與珠子，以飾其雲石之宮，但她却情願招募她的同情者，同時（在）高椰膠樹之下，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③3}

可見《南洋商報》在推動建設南洋色彩文藝的工作上，曾經過一番籌劃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創刊的《南洋時報》的副刊《星火》，編者乾乾（湯喚乾）也強調這副刊的使命，在發着時代的呼聲和口號，建設南洋的文學，介紹新文化思想^{③4}。同年七月二十二日《叻報》副刊《椰林》，一位作者黃僧提出華僑在南洋有悠遠的歷史和經濟背景，因此，應當產生一種學術文化。他批評南洋文化的疲弱，而把原因歸咎於華人對南洋沒有歸屬感，只把它當作客寓^{③5}。七月二十四日編者陳鍊青進一步表示，必須大力創造南洋的文化，文藝作品必須有地方的色彩。理由是：（一）文藝不能超越時空的限制，所以必須具有地方色彩。

（二）北美的英人移民可以建立本身的文化，南洋華人也可以建立起南洋本身的文化。（三）南洋景物蒼翠可愛，實是創作具有地方色彩文學的良好題材。他並提出他理想的文藝副刊是所登的文字，以南洋文化為標準，作品的題材，也以描寫南洋生活的景物者為限^{③6}。陳鍊青的積極與認真地倡導地方色彩的文藝，引起該刊一些作者的強烈反應。肇狄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一文中要求作家描寫景物，應着墨於南洋的景物，即使有一兩處涉及中國風光，也無需過於用心^{③7}。如焚在《南洋文藝特徵的商榷》一文中，指出南洋文藝具有溫情的特徵，這種特徵有助於發展南洋特色的詩歌創作^{③8}。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檳城《南洋時報》編輯陳舊燕，創設一

個文藝副刊，即以“南洋的文藝”爲名，並且強調：

（這份副刊）既產生在這炎荒的南島，她當然的會穿起南島的衣裳，以南島的面影，來與人們相見。文藝作品，必受環境的影響，南洋青年的環境，有椰林橡樹的葉影，同時也有烟突黑烟的怒憤與舟車汽笛的悲鳴，有升旗山上的清風，同時也有海房街心的牛糞，午夜屋角飛來一片淒絕的馬來民族的悲歌，白日街頭陳着無數苦難的神明華胄的奴顏。這些這些，正是南洋文藝的精靈，正是南洋文藝的精靈。^{③9}

一九三〇年八月，《光華日報》副刊《南國的雨聲》創設了。編者林姍姍在發刊辭中就表示：

文藝沒有國界的，有許多好的作品，由外國譯來，有許多新的思潮，由西方吹蕩過來。但其間也應當加以一種判別，已有許多在西洋已成爲過時代了，而在別一地方，還在拚命的提倡鼓吹，有的社會背景是截然絕對的不同，而也死力介紹。固然，該篇作品在甲地或者是很有價值的，而在乙地因社會背景的不同，完全失掉它鼓動讀者情感的價值，這是在該地以外的評語。

所以我曾有建設南洋文學的意見，在南洋方面表露南洋的土風，地方色彩，本來在文藝創作的條律，是無違背的，洋樓汽車下，椰風蕉雨中，是有許多慘聲、佳話，可以充實我們的材料。^{④0}

受着中國革命文學理論的衝擊，當時的新馬寫作者們在探索新馬文學發展的路向時，也接受了文學必須具有時代的任務，反映時代的精神，符合大眾的需要的看法。他們提出革命文學或新興文學的口號。

《枯島》編者許傑就曾表示：

編者是相信文藝是時代社會的表現的，編者是極相信一個文藝作家便是社會運動者，編者是更相信，極好的文藝必定有社會科學做背景，而作者也對於社會科學極有研究的。^{④1}

又說：

編者相信，《枯島》所抱的使命，現在是沒有錯的。……編者在《枯島》上曾提出兩個簡單的標語，即同情與反抗。同情的自然是被壓迫階級，被壓迫的民衆，而反抗的也當然是同情的階級的敵人了。從同情與反抗這兩層精神出發，於是我們在南洋的文藝界中，樹起了一枝革命文學的大旗，在這大旗底下，站着許多努力戰鬥的青年。^{④2}

《檳城新報》副刊《椰風》編者談及該刊的宗旨亦云：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布爾文學既成過去，自有當代文學的繼起。目前是一個狂風暴雨大時代，自然需要適合狂風暴雨時代條件的文學，普羅文學因了社會生產關係，社會意識總和的反映，稟賦了歷史任務，肩負着時代的使命，而繼代着布爾文學時間與空間領域而努力她文化的新工程。

中國普羅文學已在第二階段的開展，南洋普羅的文學仍在布爾母胎中。

我們幾個朋友，爲了要隨她——大眾的寧馨兒早點兒與世見面，不自量力地出了這個廣告——副刊，目的是想招集多量穩婆——革命文藝的青年——以手術幫助她早點出世。

凡志願爲南洋普羅文藝的穩婆者，請集中到這裏來。^{④③}

《南洋商報》副刊《曼陀羅》的編者也呼籲：

我們研究文藝的人，要創作新的文藝，供給新時代的要求。^{④④}

《星洲日報》副刊《流星》的發刊辭強調：

文藝不能離開時代，文藝又是時代的先驅。^{④⑤}

同報章副刊《野葩》的編者毛澄波也呼籲寫作者要面對時代暴風雨的追擊，加緊前進的步伐，高唱前進的歌唱^{④⑥}。《南洋時報》副刊《星火》的編者乾乾也表示：“我們的星火是離不開時代的，更是離不開時代的經濟的背景，它是發着時代的呼聲。”^{④⑦}而《叻報》副刊《奠基》的編者更在發刊辭鮮明地指出：

世界底文藝，兇勇地朝向左邊來。每個文壇是左派在作保姆，每個讀者都喜歡閱讀左派底作品。於是無疑地左派底文藝不但有生長底價值，而是握有文壇陣地的可能。我們相信，在將來，最近的時期，左派底文藝必定佔有着全文壇的衛營。^{④⑧}

可見新興文學或革命文學是一個左傾的文學口號，然而這文學理論主張在當時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如《叻報》副刊《椰林》主編陳鍊青即曾如是說：

我們這裏的社外附刊，新近又出了一個《奠基》，它的意識很好，我十分愉快。它第一次出世就喊着一個“走向左邊去”的口號，這頗有點意思。二十世紀一切都走向左邊來，文藝的陣地，自然把握着這條戰綫——時髦點說，就是運用藝術的武器，猛烈地向偽的營壘進攻。我喜歡向左轉的一切，尤其是革命時代。^{④⑨}

要求文學必須具有南洋的色彩以及反映時代，符合普羅大眾的主

張，並非止於理論的提倡而已，主持副刊的編者，也積極地容納有關的稿件，同時以具體的實踐，以求實現他們的願望。

首先提出文藝作品應有南洋色彩的副刊《荒島》，它的發起人張金燕，就致力於討論南洋的問題與創作具有南洋色彩的作品。他的論文如《南洋與文藝》、《南洋的婦女觀》、《南洋職工的概況》、《從關公的崇拜說到南洋華僑的忠義》、《南洋華僑的畛域毒》等等，顯示出他對南洋社會各種問題的關心。而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更能夠盡量取材於南洋的社會，特別是南洋的婦女問題，如《三姨》、《阿鳳的歪史》、《七頁半孤雁雜記》、《泥河哀籟》等，都是這一類的作品^{⑤0}。曾聖提主編《文藝周刊》，提出“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的口號，他本身也寫出具有南洋色彩，反映南洋下層人民生活的小說《生與罪》，同時，也極力刊載能夠取材當地現實社會的作品，如吳仲青的小說《梯形》，曾華丁的小說《五兄弟墓》等，同時也翻譯馬來文學作品或民歌，發表具有馬來文化色彩的藝術插圖，以達到介紹馬來文化的目的。^{⑤1}

許傑的《枯島》力倡革命文學，要求文學反映時代，反映普羅大眾的生活。所以《枯島》刊載的作品，就有反資本主義同情被壓迫者的題材，如小說有昂丁的《阿茂》、《死了丈夫的婦人》，暉的《死者的警鐘》，杏芬的《學打鐵去》，定正的《C君的遺書》，幸君的《異國的窮途》，若花的《飢餓的壓迫》，陶醉的《二伯伯》、《她的出路》，曾經的《互盾錢》，英濤的《貧窮的夫婦》，憚珍的《慈祥的波光》等，詩有Y P的《悼我們的女戰士》，莊軒的《假設》，幸君的《偉人底時代到了》，冶翁的《新時代的開幕》，陶醉的《死訴》，柳絮的《浮屍》，如風的《生奠》等等；論文有六叔（許傑）的《戀愛文學之沒落》，姍姍的《文藝青年與青年文藝》，梁玉連的《五四運動後中國新文學的進展》，衣緝的《跳出象牙塔以後》等等。^{⑤2} 陳鍊青受新興文學影響後，《椰林》也出現衣虹的《新興文學的意義》、《新興文學的背景》、《新興文學之歷史的使命》、《新興文學的內容問題》、《新興文學的形式問題》、《新興文學的大眾化問題》，木然的《關於新興文學的幾句話》等的論文，張寒影的《光榮的死》，依夫的《送